

人间有爱

救援者

□周海亮

震后一个小时,救援者赶到了这里。

一栋大楼塌掉大半,却硬撑着,不肯彻底垮塌。大楼歪歪斜斜,扭起麻花,几层天花板叠压在一起,像被丢在废墟上的巨大的手风琴。不时有玻璃或者水泥板落下,哗啦一声,让救援者心急如焚。

余震不断,大楼随时可能完全坍塌。救援者甚至看见沉重的天花板像一张薄纸般慢慢地飘扬起来。巨木和瓦砾纷纷滚落,大楼好像一颗随时可能爆炸的炸弹。突然,救援者侧起耳朵,他听到大楼深处传出焦急并且恐惧的呼救。那是一名年轻女子的声音,灾难中,她代表着生命和希望。

救援者操起铁锹,冲向摇摇摇晃的大楼。他被后面的人拦腰抱住。放开我!他扭过头,冲抱住他的大声吼叫,里面有人!

现在你不能进去!抱住他的人说,余震会震塌整栋大楼!

可是我们的任务就是救人!

如果连你也被砸死,你还怎么救人?

我不管!让我进去!救援者两眼通红。等余震过去!

现在就让我进去!救援者像一只落入陷阱的豹子般拼命挣扎,放开我!

抱住他的手,却越来越紧。

新一轮余震。大地剧烈颤抖。楼房呈现一种更加可怕的倾斜角度。远处传来山体滑坡的隆隆响声。尘烟四起。救护车哇啦哇啦地开过去。大楼深处的呼救声变得绝望,戡触不安。救援者瞪着他的同伴,大吼,信不信我他娘的揪下你的脑袋?!

同伴不说话,将他抱得更紧。

他噉一声尖叫,低下头,狠狠咬住同伴的手。伴着同伴的一声惨叫,救援者冲进似乎马上就要变成粉末的大楼。他被烟尘呛得流下眼泪,他摔了两跤。他找到受伤的女人。女人被压在一块水泥板的下面,她的鲜艳的衣服,如同废墟里的一面旗帜。

救援者搬开了水泥板。他惊讶,自己竟然有着如此之大的力气。

救援者深弯下腰。

救援者背起女人。

救援者踉踉跄跄往外走。

救援者被绊倒。眼前一片眩暈。

救援者爬起来,膝盖钻心地痛。

救援者将女人扛上了肩。

救援者挥汗如雨,挥泪如雨。

救援者再一次被绊倒,那一刻,他想起了自己的妻子。

余震一波接着一波,似乎永远没有停歇。大楼像一张脆弱的纸,被魔鬼的手,随意地折叠。

救援者再一次背起女人。极度的疲惫和剧烈的震动让他已经无力站起。他俯下身子,四肢着地,狗一样爬行。他爬。爬过瓦砾,爬过断壁,爬过锋利的碎石和玻璃。他爬。不断有砖块落到他的周围,甚至击中他的肩膀和脑袋。他对女人说,护住头。

他爬。

他的背上,趴伏着一位衣着鲜艳的女人。女人是灾难里的希望。伟大的弱者。生命的延续。

他爬。拼命地爬。一刻不停地爬。他看到了灿烂的阳光。

楼房就在这一刻,终于彻底坍塌。一块巨大的水泥板倾斜着向他挤压过来。那一刻,他侧了肩膀,将女人稳稳地抱在怀里。他宽阔的身体紧护住女人,那一刻,他的整个世界,只剩下女人。两滴眼泪飞溅而出,他轻唤了妻子的名字。

……他和女人,被其他救援队员救了出来。

救援者所受的伤,甚至比女人还重。

医院里,救援者和女人,并排躺在两个担架床上,接受治疗。

女人说没有你,我就埋在下面了。

救援者咬着嘴唇,笑笑。

女人说没有人强迫你救我——像他们说的那样,如果连你也被砸死了,你还怎么救其他人?

救援者盯着头顶的输液瓶,说,我得让你们知道,灾难发生的第一时间,我就和你们在一起……即使最终我无力将你救出,在那时,你也会看得见我,也会感觉得到我……那样的话,我和你,都不会留下遗憾……是的,没有人抛弃你们……

说到这里,救援者已经泣不成声。灾难里他没有抛弃身边的女人,但或许,很可能,他抛弃了自己的妻子。

……到达这栋大楼之前,他经过了自家的家。那里只剩一片废墟,那里掩埋着他的妻子。那里有另一支救援队,那里嘈杂紧张。而他,那阵却并没有能够停下脚步。他扭过头,咬碎满嘴牙齿。他看到,废墟里,一缕鲜艳的红色……

最是难忘

寻访父亲的异国足迹

□陈亚洲

“雄赳赳,气昂昂,跨过鸭绿江……”每当我耳旁响起这首威武雄壮的军歌时,不禁心潮澎湃,眼前又仿佛浮现出当年我父亲和成千上万的志愿军战友,高擎红旗,高唱军歌,奔赴朝鲜战场,保家卫国的壮景,心中充满了对牺牲在异国他乡的父亲的深深眷恋之情。

时光荏苒。今年是抗美援朝战争胜利60周年,又是父亲为国捐躯61个春秋。随着时空转换,我作为烈士遗孤,寻访父亲异国足迹、告慰英灵之情愈加迫切!

岁月匆匆催人老。让抗美援朝志愿军老兵回顾朝鲜战场的难忘经历,就是“抢救历史”,很有意义。可健在的志愿军老兵越来越少,且都已是暮年。

我心心急焚!盲目寻找,似大海捞针!只有找到父亲健在战友,才能再现父亲在朝鲜战场的英勇壮举,了却思父夙愿。于是,我翻开珍藏的《革命烈士证明书》,上面记载着我父亲陈干平,1952年11月26日在朝鲜前线壮烈牺牲,时年25岁,中共正式党员;历任通讯员、警卫员、特务员、参谋;荣立三等功、四等功各1次;安葬地点:江原道伊川群熊难面乾子里益寿洞。

我依照烈士证上的线索“按图索骥”。3月19日,我在网上输入父亲所在部队“中国人民志愿军23军69师205团3营”进行搜索,竟然跳出同样番号。

顿时我眼前一亮,并欣喜地读到当年我父亲所在营9连文化教员骆宝根的《入朝参战纪事》一文。可没有他的联系方式。

我没有泄气,又在网上搜到杭州老兵纪念抗美援朝战争60周年的新闻,骆老与杭州市委党史研究室等各界人士一起座谈。

真是“柳暗花明又一村”!我赶紧查询电话,费尽周折,终于找到骆老。他果然认识我父亲,并告知三营营长孙加金依旧健在,住解放军总装备部无锡第二干休所。

我喜出望外!恨不得一步跨到孙老跟前。

“孙伯伯,见到您,就像见到我父亲一样。”次日我登门拜访,递上我父亲一张泛黄的照片。

“这就是陈干平!”孙老用放大镜一

眼就认出了我父亲。

“你父亲当年和我朝夕相处近两年,他的音容笑貌,至今仍历历在目呀!”89岁的孙老记忆清晰,滔滔不绝地讲开了——

1946年11月,你父亲从华中野战军胜利支队补充到205团警卫排,先后参加鲁南、莱芜、孟良崮、济南、淮海、渡江和解放上海、舟山等数十个战役,1951年初到三营当参谋。你父亲长得很英俊,有阳刚之气,虽有点内向,不大爱说话,但很可爱。你父亲脾气好,对同志很亲热,上下级关系都好,当时是个初中生,很有培养前途。我三营就你父亲一个参谋,训练教材、器械、场地、弹药等,什么事情都要他去办。对工作任劳任怨,真是个好参谋。

孙老对我父亲赞不绝口。

“我父亲何时随部队入朝的?”我问。

“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,部队何时入朝作战是保密的。当时205团驻扎在江苏常熟,后来秘密运动到苏州地区。”孙老呷了一口茶水继续说。

1952年8月25日,205团奉命乘火车到丹东(安东)集结,经入朝前的动员、教育和准备,然后跨过鸭绿江长途行军,赶到三八线交接地接防务。三营住团部附近,在益寿洞的东头,7、9连住在洞的西头,敌机几乎每天要来侦察轰炸。

“我父亲究竟是怎么牺牲的?”我急切地问。

孙老沉思了片刻,陷入十分痛惜的回忆中。

那是1952年11月26日下午两三点钟,天气阴沉,寒气袭人。突然从浓云中钻出8架F80型的美国飞机,机翼下挂着两个副油箱,外号叫“油桃子”。敌机在7、9连上空轮番俯冲、轰炸、扫射,瞬间,炮弹呼啸而下,爆炸声震耳欲聋。

这时,你父亲听到炮弹的爆炸声,迅即跑出营部一看,见7、9连营地上空浓烟滚滚。

“敌机向9连驻地投弹比较多。”你父亲向营参谋长游葵已报告。

“走,我们去查看一下!”游参谋长就与你父亲沿着山沟,朝9连方向跑去。

不料,这8架敌机没有作盘旋和侦察,带着刺耳的怪叫声又来狂轰滥炸。你父亲和游参谋长赶紧躲到山坡处一块大石头底下隐蔽。结果敌机扔下的燃烧弹正好落在这块大石头上,当即把石头炸塌,燃烧弹落下的瞬间,形成上千度高温,熊熊烈焰吞没了他们。

当时,并不知道你父亲和游参谋长

被压在石头底下。等敌机飞走后,战士们急忙跑出来寻找,不幸被无情的现实所惊呆了:发现弹坑里还冒着浓烟,战士们赶紧把你父亲和游参谋长烧焦的遗体从火堆中扒出来。惨不忍睹!

说到这里,孙老擦了擦湿润的双眼,声音哽咽。

我听到父亲牺牲在异国的悲壮一幕,痛不欲生,60多年来郁积在心中的思父情感,一下子全部释放了出来。我双手捂脸,失声痛哭,悲切的泪水顺着指缝滴在采访本上……

“孩子,你失去了一位好父亲,我失去了一位好参谋,你不要过分悲伤,要坚强!”孙老话语语含凄楚,我深深地感受到老首长失去一位好部下的心灵之痛!

“你父亲的牺牲,已无法挽回!”少顷,他又神态凝重,长叹一声,眼中闪着泪花说:“就在这一天,我们营伤亡了30多人呀!”

原来,这一天孙老去军部开会。下午回到营部后,孙老让工兵连战士做了两口棺材,把我父亲和游参谋长遗体,用洁白的布包裹好入殓。营里组织了告别仪式,没有哀乐,大家肃立在烈士遗体前,脱帽、默哀、鞠躬,然后把我父亲的灵柩抬到营部后山上的松树林里安葬。

听完孙老的讲述,我了却了寻访父亲异国足迹的夙愿,父亲在异国牺牲的壮烈情景,铭刻在心,更勾起对父亲的无限哀思,心中不知有多少话要向父亲倾吐……

亲爱的父亲:当您牺牲的噩耗传来,我母亲承受着失去亲人的巨大打击,悲恸欲绝,和外婆抱着在襁褓里的我痛哭了三三天三夜;您走后,母亲重组了家庭,含辛茹苦抚养我们姊妹5个成人。2012年9月25日母亲去世。您走后,我与腿有残疾的外婆相依为命,白天,形影不离地跟在外婆身旁;夜晚,在外婆干瘪的乳头上进入梦乡。在我幼小的心灵里,埋下了缺失父爱的深深痛楚!

亲爱的父亲:您走后,党送我上学参军,培养我入党提干,1987年转业到郑州晚报当记者。如今,我和爱人已退休,两个女儿孝顺,家庭温馨幸福。假如您还在世,如今应是四世同堂,其乐融融。

亲爱的父亲:父子血脉相通。您长眠在异国,我多么想亲临祭拜,和您零距离心灵交流。1997年,我随新闻代表团到朝鲜友谊塔凭吊,没能见到您的墓地,使我抱憾至今!我要在有生之年,力争让您的忠魂回归故里,与母亲在九泉之下相会,和儿孙同享祖国改革开放带来的美好时光。



世说新语

现在似乎很流行“忙”,有些人,忙得不可开交,忙得晕头转向,忙得焦头烂额,忙得自我陶醉。有些人,忙得没有时间读书,忙得没有时间看报,忙得六亲不认。有些人,忙得有接不完的电话,说不完的事儿,开不完的小会,喝不完的茶水,吃不完的饭局。

有些人,确实很忙。上级有任务,他忙着组织开会,有人埋怨说:上班没干啥,一直忙开会,大会接小会,神经快崩溃。他听了后很生气:开会开会,不开怎么能会。

有些人,确实很忙。手机10分钟不

忙人

□郭震海

响他就心里发慌,我的手机为什么会不响呢?是手机出了毛病吗?不应该啊!手机突然响了,他又慢腾腾地接起:“哎呀!我太忙了,什么事不过问能行?手边一摊子事儿呢!”

有些人,很忙,也很累。上级要求抓管理,他的任务就是忙收费;秘书写好稿子他需要忙着动嘴;验收工程忙着去参加各种各样的宴会;上面来人需要忙着作陪;每次下乡检查都会喝醉;说到政绩忙着绞尽脑汁去吹;给上级领导汇报工作多多少少还得掺点水。有些人每天忙碌穿行在包厢里、宴会里。别担心,这些

人一般喝酒都掌握着分寸,早上一般不喝,因为上午事情多;中午一般不醉,因为下午要开会;晚上喝一斤,喝完进歌厅。包厢里忙着高唱《常回家看看》,没有时间回家看爹娘;酒桌上忙着照顾“妹子”,没有时间回家陪娘子。

“打铁还需自身硬”,官在做,民在看,别总是抱怨没有时间深入群众,没有时间调查研究,别动辄就是说,我很忙,我很累。在上午10点(上班时),看看中国有多少所谓的“忙人”,坐在宽大的老板椅上,忙着发呆,忙着发愣,忙着自我陶醉。

观星台

☎ 0371-86115618; 8638568539

专治腋臭、肛肠病

☎ 0371-6698 1154